



构建人间天堂:中国文化中的藏书传统

□程章灿*

摘要 中国传统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天堂及神仙世界藏书的故事,例如宛委石匱、玉山册府、娜嬛福地等。这些故事虽然出于虚构,却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美好世界和藏书理想的想象。这些文学想象进而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历代皇室贵族与有力士绅,都着力将文学的虚构或想象在人间世界落实,模仿小说中的描写建筑藏书楼,或为其命名。明清时代,藏书风气弥漫于江南士林,催生了许多藏书家和藏书楼,也促进了分享的风气。近现代以来,许多热爱读书和藏书的个人,努力将个人书房建设为理想藏书之所,以实现个人的藏书理想。与此同时,各种公立图书馆进一步面向社会,加大开放共享尺度,助推社会实现藏书天堂的理想。博尔赫斯“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一语,可能受到中国文化中这一藏书传统的影响。

关键词 天堂 藏书楼 图书馆 藏书理想 理想藏书

分类号 G250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3.06.004

曾经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著名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曾经说过:“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昏昏然缓缓将空幽勘察,凭借着那迟疑无定的手杖^[1]。”这句话在中国图书馆界广为流传,早已脍炙人口。博尔赫斯博学多闻,爱书如命,这句话表达了他对图书馆的深厚感情,而藏书对于美好人生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也暗寓其中。鉴于博尔赫斯的身份及其成长背景,人们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往往只联想到西方宗教文化中的天堂想象,而忽略了其中隐含的中国文化元素。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涉猎很多,他在小说名著《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塑造了一个人物,那就是“精通天文、占星、经典诂论、棋艺,又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的云南总督彭最。彭总督致仕之后闭门谢客,一心一意要完成两大工程:第一个是写一部比《红楼梦》还要人物繁多的巨著,第二个是建造一座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有无数小径分岔的花园^[2]。可见,博尔赫斯对中国小说叙事、中国传统文化是颇有了解的^①,他对中国小说中的天堂叙事以及藏书叙事,也饶有兴趣,

换句话说,塑造博尔赫斯的天堂图书馆想象的,可能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藏书传统。

一 在人间想象天堂:中国人的藏书理想

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为绮丽的文学想象,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的传统。在中国传统小说叙事中,对美好生活的描写与想象,总是离不开丰富而神奇的藏书,离不开高贵而神秘的藏书楼和图书馆,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下面就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为序,各举一段小说叙事,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先说东部。在浙江东部的绍兴,有一座文化名山,叫做会稽山。历史上,这座山与儒、道、释三教都有深厚的渊源,有大禹陵、道家洞天、阳明洞等名胜,富有神圣意味。据南朝作家孔灵符在《会稽山记》中的描述^[3],会稽山中有一座宛委山,“宛委”的意思,是说此山隐藏在幽深曲折之处,不易寻找。山上有一个巨大的石匱,据说当年大禹治水,功成名就之后,曾登临此山,并将写有自己治水经验的“金简玉字”典藏在石匱之中。因此,宛委山又名“石匱

* 程章灿, ORCID: 0000-0001-6406-3869, 邮箱: zccheng@nju.edu.cn。

① 参看: 付艳云. 从《小径分岔的花园》看博尔赫斯的中国情结[J]. 花溪, 2022(12).



山”。谁能打开石匮，谁就能看到这些秘籍，谁就掌握了山河体势，就能治理百川，以保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这是多么神奇的秘籍！可惜，石匮山位于悬崖峭壁之上，高耸入云，是属于神仙的境界，凡夫俗子可望而不可即。后来，人们就把珍贵而稀罕的典籍称为“宛委别藏”，面对这些神圣、神奇的秘籍，世人只能感叹：“此书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看？”

再说西部。中国古代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叫《穆天子传》，说的是在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巍峨的昆仑山。昆仑山盛产玉石，被称为“玉山”，也叫做“群玉之山”。在中国文学想象中，昆仑山很早就被塑造成一座圣洁的、神秘的、高冷却引人向往的仙山。山上不仅住着神秘的西王母，而且储藏着历代先王积累下来的典籍，这个藏书之地因此也被称为“册府”，或者“玉山册府”。对于这座“玉山册府”，人间从来不缺乏热忱的仰望者，大名鼎鼎的周穆王就是其中之一。他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不仅实现了瞻仰西王母的愿望，也成为玉山册府的最早的访客。他东归之时，西王母依依惜别，吟唱了一首送别之歌：“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4]。”遗憾的是，周穆王回去之后并没有再来，更为遗憾的是，除了周穆王之外，似乎再没有人到过玉山册府。遥远的昆仑山，神秘的玉山册府，却一直被人间仰望，寄托人类的理想。

再说南方。《娜嬛记》讲了一段南方的故事，故事发生地在福建，主角是西晋著名学者张华。在当时的学者中，张华以“博学强记”著称。有一次，他在福建某地山中遇见一个奇人，被这个人带到一处“别是天地，宫室嵯峨”的所在。这座洞天既不属于大禹，也不属于西王母，主人是谁没有交代，但它的布局摆设却完全是图书馆的模样。陈列书籍，分门别类，有历代史藏书室，有万国志藏书室，还有很多间其他藏书室，“各有奇书”。有一间屋宇特别高大，封锁得特别严，门口有两只龙守护，里面藏的是“玉京紫微、金真七曜、丹书紫字诸秘籍”。张华参观了各个藏书室，发现里面都是“三坟、九丘、棗杌、春秋”之类的古代秘籍，讲的都是“汉以前事”，都是他闻所未闻的。号称无书不读的张华被震撼了，也被彻底迷住了，他要求在这里借住一段时间，好让他能读一读这些书。那个奇人微笑着拒绝了。张华只好满怀遗憾地离开了，临走前，他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娜嬛

福地”，难怪不能借住^[5]。“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娜嬛福地，也就是洞天福地，显然与道教的天堂想象有关。

最后说到北方。与西晋的张华一样，西汉的刘向也是一位“书痴”。张、刘二人对书籍异乎寻常的博闻强记，使人们怀疑他们或者天赋异禀，或者有超越现实的奇遇。在东晋王嘉（王子年）《拾遗记》中，刘向的奇遇与张华的奇遇相映成趣。身为图书馆馆长的刘向在西汉皇家图书馆天禄阁校书的时候，遇上一位拄着青藜拐杖的老者，这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主管“天地图讖”的神仙太乙之精。他不仅为刘向点火照明，而且与刘向讨论“三代以前帝王兴亡之事”以及“阴阳运数起灭之状”，指导刘向学习了“五行洪范之文”。临走前，他还送给刘向很多写在竹简之上的“天文地图之书”^[6]。这段故事出现的太乙之精，可以说是天堂图书馆馆长首次亮相，也可以说是天堂图书馆与人间图书馆的第一次学术交流。刘向校书天禄阁的奇遇表明，异书难得，博学难成，没有异书，也就无法成就一个大学者。直到今天，读书人还期盼有刘向那样的奇遇，凭借新材料，才有可能做出新学问。

“藏之名山”，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于藏书的想象、对于美好世界的想象，都离不开名山。它是那么高远、高冷，那么神奇、神秘，那么与世隔绝，可望而不可即，又那么被世人仰望，为万众瞩目。它具有天堂所有的一切特征。中国小说中对珍藏各种奇书的天堂的生动叙事，体现了中国人的藏书理想，寄托了中国人对于美好世界的想象。

二 在人间营造天堂：中国人的理想藏书

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凝聚为美好的文学想象，进而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将文学的虚构或想象在人间世界落实，让理想“变现”，有名与实两个方向。名就是采用文学想象中的地名与典故，实就是模仿小说中的描写建筑藏书楼。名和实，就是现实世界对于想象世界的双重模仿。现实世界对想象世界的模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名称相同容易，实际相同很难。最初，只有皇家图书馆、皇帝或内府藏书、某些贵族以及少数富裕士人的私人藏书楼，具有这一方面的条件，庶几得其形貌。

汉朝人把皇家图书馆称为天禄阁，天禄是天赐的福禄的意思。汉代只有像刘向、刘歆、扬雄之类的



一流学者，才有福分在天禄阁里读书，这很符合天禄阁这个名称的本义。清代乾隆皇帝将自己的藏书楼（图书馆）命名为天禄琳琅阁，就是沿用汉朝的旧名，以维持它的高贵品格。天禄琳琅阁位于故宫乾清宫东侧的昭仁殿。乾隆在位之日，万机待理，无暇较多过问天禄琳琅阁的藏书，导致藏书中的一些珍贵图书被调包，乃至失踪。详情可参阅刘蔷教授的专著《天禄琳琅书目研究》^[7]。乾隆退位以后，才将精力专注于天禄琳琅阁的藏书。不幸的是，嘉庆二年（1797）冬，此阁失火，一批珍贵的图书被毁。即便遭遇了这些变故，天禄琳琅阁藏书的质量还是极高的，是一般读书人无法企及的。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天禄琳琅阁中的图书就是他理想的藏书；而对于天下士子来说，天禄琳琅阁只是他们的藏书的理想，犹如“美人如花隔云端”。

历代王朝都很重视其皇家图书馆的命名，不但要名正言顺，还要正大而高尚。宋代人把皇家图书馆称为册府，很显然，这个精致典雅的称呼来自《穆天子传》，显示了宋代皇室对西王母的“玉山册府”的模仿。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皇帝命学士王钦若、杨亿等人修撰《历代君臣事迹》。这部历经八年、成书千卷的皇皇巨著，最后定名为《册府元龟》。顾名思义，就是从皇家图书馆藏书中精选的有关治国理政的参考文献集成^[8]。文士们一边编书，一边唱和作诗，在人间的“玉山册府”中大享清福，他们的唱和诗作《西昆酬唱集》，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派“西昆派”的标杆。“西昆”也是对西王母所在的昆仑山的模仿与纪念。《西昆酬唱集》的产生，是文士们分享皇室藏书的结果^[9]。皇室的理想藏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部分文士们的理想藏书。

元代国家图书馆的命名，也与宋代一脉相承。据《元史·文宗纪》记载，元代先改司籍郎为群玉署，又升群玉署为群玉内司，负责掌管奎章阁的图书宝玩等^[10]。将图书与宝玩放在一起，既是对图书的看重，也恰好切合“群玉署”和“群玉内司”字面上的那个“玉”字。不用说，“群玉署”或“群玉内司”中的“群玉”是有典故的，典出《穆天子传》中的“群玉之山”，也就是“玉山”。这是一个典雅的名号。《穆天子传》中即将沉睡的历史记忆，在元代再次被唤醒，被刮垢磨光。

十九世纪前半叶，北京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名叫完颜麟庆（1791—1846）。他是满州镶黄旗人，嘉

庆十四年（1809）进士，官至江南河道总督。他将清初著名戏剧家和造园家李渔设计的著名的园林——半亩园买了下来，作为自己的住处。这个地方位于北京东城弓弦胡同（今属黄米胡同）。麟庆在半亩园中为自己建了一座私人藏书楼或者私人图书馆，叫做“娜嬛妙境”，并将家族先人数代收藏的善本上千部（其中包括宋元本十余种）都贮藏其中。他从宋代诗人黄庭坚和唐代诗人元稹的诗集中集了两句诗，凑成一副对联，“万卷藏书宜子弟（黄山谷），一家终日在楼台（元微之）”，并将其刻在“娜嬛妙境”的楹柱之上^[11]。他在诗中说：“娜嬛古福地，梦到惟张华。藏书千万卷，便是神仙家^[12]。”他身居娜嬛福地，住在天堂，成为神仙，实现了张华当年的梦想。但他毕竟不是皇帝，也不是神仙，他的私人图书馆居然起了这么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可见他的自鸣得意。“娜嬛妙境”作为麟庆个人理想的藏书楼，只向他的少数亲朋好友开放与分享。

麟庆也知道，“娜嬛妙境”这个名字起得太高调了一些，奢侈以致露富，得意近乎僭越，非但挑战了古人，恐怕也刺激了不少同时代人。与他同时代而稍早的福建学者兼藏书家陈寿祺，就比较低调。陈寿祺将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小娜嬛馆”，虽然“娜嬛”二字仍然透露出一丝得意，但冠以一个“小”字，就显得谦抑多了。据说，陈寿祺的藏书“藏在深闺人不识”，外人难得一窥^[13]（1234—1240）。这样看来，这小娜嬛馆也只是陈寿祺个人的理想藏书而已。

三 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为实现中国的理想

清代常熟藏书家张金吾说过：“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14]。”藏书是读书的前提，也是学问的基础。然而，在古代中国，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就像那句俗话说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无论如何，现实的藏书与想象的藏书总是有距离的，理想的藏书与藏书的理想也有很大的距离。明初文学家宋濂从小家境贫寒，买不起书，更谈不上藏书。他只能向藏书之家借阅，拿回家抄录，哪怕数九寒天，“手指不可屈伸”，也不敢懈怠，总是赶着把书抄完，送回去还给人家。他就靠这样借书抄书，得以“遍观群书”^[15]。凡是读过宋濂那篇著名的《送东阳马生序》的人，对这一幕景都会有深刻的印象。难怪拥有吴氏测海楼的清代扬州藏书家吴引孙，曾以“有福读



书堂”命名自己的书堂^{[13](690-698)}。藏书不易,读书有福,有书可读的地方是天堂。

相对来说,明清时代的江南可能是拥有最好的藏书条件的地区。藏书的风气弥漫于江南士林,催生了许多藏书家和藏书楼,也就是私家图书馆。杭州丁丙兄弟八千卷楼、苏州顾氏过云楼、常熟赵氏脉望馆、瞿氏铁琴铜剑楼等,便是其中的翘楚。某些藏书家开始将自己的藏书与人分享、出借于人,但其开放度仍是相当有限的。藏书风气由士林而推广到社会各界,由僧人、士绅、官员各方以“众筹”方式建立的镇江“焦山书藏”,是最早的面向社会共享的山林图书馆^[16]。但与近现代以来的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相比,其面向社会、旨在开放共享的尺度,也是小巫见大巫。而且,不幸的是,焦山书藏如昙花一现,便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2020年4月到2021年7月,南京大学图书馆微信公号推出“上书房行走”,40位南大人现身说法,以图文配合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书房,讲述自己藏书与读书的故事。2022年6月,这组系列推文以《书房记》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7]。从40位书房主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大多数以教书育人业,但文章展示的毕竟是个人的书房,主要表达的是“独善其身”的思想姿态。作为南大人共享的大书房,南京大学图书馆策划这组系列推文的目的是,在于宣传藏书文化、推广全民阅读,实寓有“兼济天下”的胸怀。2022年8月29日,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开办“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展览,从书房史的角度,展示“中国人的理想书房”。为了呼应这次展览,《三联生活周刊》特别筹划了一期以“中国人的理想书房”为主题的专刊,于2022年第40期适时推出。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人的理想书房”的讨论,并由此扩展到对“中国人的书房理想”以及“中国人的阅读理想”的思考。

中国人的书房理想与阅读理想是什么样子的呢?据古书《仙经》上说,有一种蠹鱼(书虫)喜欢吃书中的“神仙”字样,吃了多次之后,它就变成一团圆卷的头发样子的东西,名叫脉望。手持脉望,即可以唤来神仙,求得仙丹,立即羽化升仙。常熟赵氏脉望馆藏书楼就是以此意命名的^{[13](472-480)}。先师程千帆先生喜欢书写这样一副集句对联:“蠹鱼三食神仙字,海燕双栖玳瑁梁^[18]。”上句出自唐代笔记《酉阳杂俎》^[19],下句出自唐人沈佺期《古意呈乔补阙知

之》^[20]。这一副对联概括了传统士人的理想生活境界的两个元素:神奇的书籍与美满的眷属,便是人生最美好的陪伴。

图书馆是古代藏书楼的现代化,在开放性和共享性方面,它是传统藏书楼的“升级换代版”,也是对天堂图书馆的想象的落实。它使图书馆成为真正的、读书人在人间的天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各种公立图书馆(尤其各级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藏书的规模高速扩张,软硬件面貌焕然一新,服务水平今非昔比。24小时图书馆、24小时城市书房,一处又一处美丽的读书天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间,给读书人带来天堂般的温暖。众多大学图书馆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类促进阅读、服务读者的措施,北京大学图书馆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44年前,一位16岁的少年第一次走进这座天堂一样的楼宇,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他怡然享受这里的书香熏陶,眼界大开,心胸拓展。这无疑是他平生所拥有的最富丽的一座藏书天堂。饮水思源,今天,他回到这里,就是为了表达对在这个读书与藏书天堂的深深感激之情。值此母校北京大学图书馆125周年馆庆之际,谨以此文衷心祝愿北京大学图书馆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为更多读者送去天堂的书香。

参考文献

- 1 博尔赫斯.关于天赐的诗[M]//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诗歌卷(上).林之木,王永年,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150.
- 2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M]//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王永年,陈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30-132.
- 3 欧阳询.艺文类聚:下册[M].汪绍楹,校.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46.
- 4 郭璞.穆天子传[M].洪颐煊,校.长沙:岳麓书社,1992:233.
- 5 伊世珍.嫫嫫记[M]//永瑛,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80.
- 6 李昉.太平御览:卷八百八下六[M]//永瑛,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13.
- 7 刘嵩.天禄琳琅书目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8 王钦若.册府元龟[M].校订本.周勋初,校订.北京:凤凰出版社,2006.
- 9 杨亿.西昆酬唱集注[M].王仲莘,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1.
- 10 宋濂.王祐.元史卷三十三、三十四[M]//宋濂,王祐.元史: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739,750.
- 11 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三集[M].汪春泉,绘.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882-885.
- 12 完颜麟庆.嫫嫫妙境藏书目录序[M]//顾廷龙.顾廷龙文集.上



- 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126.
- 13 韦力. 书楼觅踪[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 14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M]. 冯惠民，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12：2.
- 15 宋濂. 送东阳马生序[M]//宋濂. 宋濂全集：第6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1877—1878.
- 16 刘驰. 中国藏书史近代转向的内在理路——以“书藏”为线索[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1)：116—126.
- 17 程章灿，史梅. 书房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 18 徐兴无. 程千帆书法选集[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34.
- 19 段成式. 酉阳杂俎校笺：第3册[M]. 许逸民，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2015：1553—1554.
- 20 沈佺期，宋之问. 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卷一[M]. 陶敏，易淑琼，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1：18.
-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23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1日
修回日期：2023年11月8日
(责任编辑：李晓东)

An Earthly Heaven: The Tradition of Book Collection in Chinese Culture

Cheng Zhangcan

Abstract: Many narrations of the heavenly library appear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such as those of Mount Wanwei, Mount Kunlun and Langhuan Paradise and etc, though legendary and fictitious, represent a Chinese imagination of the heaven and vision of the beautiful world and serve as an inspiration and stimulus for the Chinese, from the emperor, the aristocrats to the literati, to build a heavenly library on earth. The naming of quite a few imperial and private libraries was actually an imitation of the legendary libraries in the stories. Both the public library and private study which have developed notably in China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im 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deal book collection and the ideal world on earth. The famous visualization of the appearance of heaven by the librarian and poet Jorge Luis Borge, may derive from his rea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and recep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book collection.

Keywords: Earthly Heaven; Private Library; Public Library; Book Collection; Ideal World

全国智慧图书馆建设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

2023年10月27日，全国智慧图书馆建设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全国智慧图书馆建设联席会议是由国家图书馆、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项目管理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与文化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共同举办的高端性、前瞻性论坛，旨在推进全国图书馆跨系统交流与合作。本次会议由CALIS管理中心和CADAL项目管理中心联合承办，主题是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数字学术服务。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建龙作会议致辞，CADAL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黄晨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姚晓霞先后主持会议。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及代表参加本次会议，协同聚力，共同探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数字学术研究与实践。

在为期一天的发言与交流中，与会专家分享了各自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数字学术服务探索中的思考与实践，呈现出全新的观点视角和多元的思想碰撞。在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围绕多方关切的古籍数字化建设与服务推广、基于FOLIO(the Future of Libraries is Open)平台的业务革新与应用研发、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问答、数据安全与知识产权、公共文化云服务等内容展开热烈讨论，为进一步推动智慧图书馆建设和数字学术服务提供新思路与新参考。